

晨雨飘过碧绿的河流

哈萨克斯斯丹(乌)克别克·叶斯道列德作

哈依夏·塔巴热克译

艾克拜尔·米吉提校订

乌卢克别克大街

阿拉木图有一条大街叫做乌卢克别克... 朋友们嚷嚷说你该庆贺一番... 阿拉木图有一条大街叫做乌卢克别克... 人们甚至没有心思去打那里的树叶... 一个乌卢克别克获得一条街是光鲜... 另一个乌卢克别克的头顶总飘浮着乌云... 阿拉木图有一条街叫做乌卢克别克... 那里的爽风召唤人们前去游览... 它也具有与我一样多变的性格... 有的日子它会显得闷闷不乐... 它舍得将尊严赐予我这个人... 我诚心实意亲近星相师... 我们俩拥有一条街已经足够... 我就是那条街上的诗人

晨雨

黎明刚刚睁开了眼帘... 密密的阴云又使它闭上双眼... 雨水与柳树的落叶... 敲打着我的窗户

晨雨飘过碧绿的河流... 找到了通向你家的一条小径... 亲爱的,我也曾经这样... 这样敲打过你的窗户

现在我即便飘过碧绿的河流... 再也找不到通向你家的小径... 我再也不会去敲打... 敲打灯盏已经熄灭的那扇窗户

在我想起你的那一刻... 雨水是否瓢泼,晨风是否刮起... 哭泣的究竟是窗户... 还是我自己

我爱慕你的眼睛

每当与神奇梦想攀谈... 我会闭上闪着光泽的眼睛... 若身边有一丝清风轻轻掠过... 我会惊醒,以为那就是你

需要一首慰藉恋人的美歌... 因为恋人有着自己的烦恼... 如果雨水拍打着门... 我会惊醒,以为是你来敲门

无论何时,你不要忧愁,一定要平安... 除此之外,我对命运再无奢望... 阳光下清澈的河水潺潺流动... 我会欣喜,以为那就是你的笑声

如果你想知道——... 生活就是一场阵雨... 在这短暂的一生中... 祈求你高兴,祈求你欢笑... 对我来说,你的眼睛就像日月... 让我一生爱慕



每逢节日,我都把一枚邮票从红色的大信封里取出来,放在手心,深情地端详一会儿。

邮票上的父亲,翘着二郎腿,悠然地坐在家门口。头戴一顶深蓝色的鸭舌帽,带着慈祥而开心的笑容,目眺远方!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兰坪长润山上的农民,一个从小丧母、卖柴度日长大的孤儿。

2008年,父亲已经75岁了。父亲节临近,我想送给父亲一个有纪念意义的礼品。在我想不出点子的时候,得知邮政局在搞父亲节纪念邮票发行活动,于是就为父亲申请了一套纪念邮票。

父亲吃惊不小,他竟然上了邮票!在父亲看来,邮票是神圣的,他见过邮票上有许多伟人的照片。此时,他看到邮票右上角“中国邮政”的字样和左下角“80分”的币值数字,确认这是真邮票。再看看邮票上那个人的帽子、笑容、坐样,确认邮票上的人是他,他开始腼腆起来。我说,这是纪念邮票,是父亲节的礼物。父亲的目光,好久没有从邮票上移开,这个礼物太珍贵了。

父亲爱邮票,爱到他的骨子里去。记得刚包产到户时,长润还很穷。我们共有7个兄妹,除了大哥在丽江工作外,二哥、三哥都在六库、昆明读书求学,父亲一直为学费愁眉苦脸。唯有收到哥哥们的来信,他的脸上才闪现出一丝难得的笑容。对于信件,父亲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珍惜。每次收到信,他先用小镊子把信封拆开,轻轻地抽出信笺,才开始读。一封信他一般读两次,第一次粗读,看看有什么要紧的事。第二次细读,是在晚上一家人围在火塘边的时候。父亲在煤油灯下一字一句地讲解,母亲和我们几个小师妹认真地听——那用心劲儿,比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时聚精会神多了。那是最幸福的时光,哥哥的叮咛与嘱托时常激励着我们。我们幼小的心,好奇地想象着大山外面的世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父亲读完信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邮票收藏好,谨慎地夹进一本印有毛主席像章的笔记本里,一枚一枚地记录着孩子们的成长。有一次,他在一枚信封上看到的邮票是万里长城图,长城像一条金色的巨龙,腾云驾雾,盘踞在崇山峻岭之上,漂

亮极了。他就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解说,长城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两万多里,十分宏伟,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你好好读书,将来到北京看看,就知道我们国家实在太伟大了。于是,到北京登上长城成为我梦寐以求的愿望。

后来,父母亲几经拼搏,到了县城,也就离开了我们的村庄长润。父母亲在县城买了小楼,开办旅社,父亲将之取名为“长城旅社”。我说,太大了吧,长城在远方呢。父亲哈哈地笑起来,神秘地说:“不大,不大,是我们‘长河人’在‘县城’开旅社的意思。”我佩服父亲的幽默,明白了他的用意,始终把家国联系起来。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乡里人向城市进军,有“不到长城非好汉”之势。

我因先后在县政府办、宣传部、报社、文联供职,从事的都是文字工作。家乡的日新月异,从通水通电通路,到发展产业增收致富,一件件典型,一张张乡亲们幸福的笑脸,常常激荡着我的心潮。写稿,寄稿,取样报样刊,让我的理想在远方与

邮票上的父亲

和四水(白族)



现实之间,用一枚小小的邮票摆渡。久而久之,我成了邮政局营业厅的常客。2009年,我被邮政局聘为国家邮政局邮政特邀监督员,聘书上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邮政局”的大印,深感荣耀!

2016年6月,我被云南省作协推荐到鲁迅文学院读书。我真想把到鲁院深造的喜悦、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写给父亲,让他也感受一回收到我的邮票之喜,就像当年他收到哥哥们信件时那样的喜悦。然而,父亲已经84岁高龄了。我离家去北京时,父亲正在住院,处于病危中,写信显得太慢了。我在北京每天跟父亲通一次

电话,每次都担心对方无应答。当我听到他微弱而真切的声音时,心底才升腾起浓浓的酸痛与幸福。到父亲的生日那天,我跟父亲视频,看到二哥在给他阅读我祝贺父亲生日的诗——《今天是全家人的节日》,激动得让我热泪盈眶。

此生,父亲没有收过我远方寄来的邮票。我在遗憾中却感谢时代的发展,因为通讯的发达,即便在万里之外,也可以这么真切地与亲人沟通!

我终于登上了长城。我选择了一个墩台,静静地想远在祖国边陲的家乡——兰坪,静静地遥听,澜沧江的声音是多么的铿锵雄壮!长城很美,但位于横断山脉的家乡更美,已经变成人间天堂。此时,我在北京,在八达岭,想起一则小时候的故事,它像波涛一样拍打着我的心岸。有一次父亲写好给哥哥的回信,我悄悄拿出他的笔记本,从中选出一张邮戳印迹很不明显的邮票,端正地贴在信封上,等待父亲的夸耀。父亲发现后,很愤怒地骂到:“用过了的怎么贴呢?这不是骗人吗?”这一张,就是当年的长城邮票。

多少年来,我似乎亵渎了长城,亵渎了邮票,亵渎了纯洁与忠诚!想起父亲的骂声,就知道了我的父老乡亲是在边远的蛮荒之地,怎么坚强地一步步走到现在。我站起来轻抚长城的砖头,感到一种铁的坚硬落在心底。

2017年6月,父亲仙逝。每当我看到父亲的纪念邮票,就觉得父亲还在!这就是邮票的价值意义!于是,我的灵魂深处有了几分宽慰,因为我做了一件最有纪念意义的事。这枚邮票,寄不到天国,就留在人间,珍藏好家国变迁的几缕温馨,永远,永远!

辉煌七十年 筑梦新时代



剪牛毛

南泽仁(藏族)

米的嘴巴里,颇有安抚及嘉奖的意味。宁卡从围栏外提来一桶油漆和一支用牛毛捆成的毛笔,蹲在曲米的眼前均匀地为它的一对角涂上油漆。做完这一切,解开绳索,曲米猛然顶着这对绿色的牛角站起身,甩着狮王辛巴一样修长的尾巴朝牛群中奔跑去。它少了之前的雄壮,但看上去利落了许多。这个时期如果不剪牛毛,它们不但会掉膘,还会面临寄生虫的困扰,尽管剪牛毛这样的事情远远违背了牦牛的本意。

扎巴将两把剪刀别回腰背,取出一把炒盐走进了牛群中,牛群再度陷入了慌乱。“啾啾啾啾”,扎巴噙起嘴发出了牛饮时的畅快响声,牛群在不远处停下来,侧耳倾听,扎巴快步走到一头牛角像挂弧一样雅致的奶牛面前,温柔地喂它食盐,抚摸它平直的背脊,它眨动着眼睛,浓密的长睫毛像黑夜一样一次次盖住眼眸,扎巴在它的眼界里忽暗忽明。南杰如法炮制地从它身后慢慢接近拴住它的后脚,它可能只是感到腿脚不适,想迈开步子,扎巴又去拴住了它的前脚。接着他们二人合力将它按倒在

地,它感觉耳边嘶一声长鸣过后,世界就安静下来了,只听见冰凉的“咔嚓”声音贴着它的身体游走,微风悠悠地吹过,一切是那样惬意。它的小牛犊在不远处志志地跳窜,仿佛要使它颈脖上的牛毛花发出银铃铛般响亮的声音。母牛躺在地上自顾回味着留在舌苔上的那点咸味,黏稠的唾液从嘴角不断流出,它吐出了粗糙的舌头,一下又一下喇喇地舔舐嘴唇以及鼻孔。宁卡为它的一对角精心地涂抹油漆。我和雍贝牵着一根蛇皮口袋去拾起剪下的牛毛,它们温暖柔软。扎紧一口袋牛毛,雍贝就去坐在口袋上,晃动着脚有节奏地哼唱:五行山压住锋芒,金箍圈收复了狂,我依然是最强,电石火光,一路行者无疆、疆、疆……由高到低的音调使得“疆”字遁入了深井一般,无尽地旋荡着。十几头牦牛剪完牛毛,我们就装了十几口袋,我和雍贝提着它们堆积到柴房外,阳光照着,风使它们散发出了浓重的旷野气味。

正午过后,扎巴打开朝北的围栏出口,散放了所有的牦牛,它们甩着尾巴奔跑着朝倾斜向下的山谷。



Advertisement for Jiangnan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itles such as '蝉声唱', '一曲悲歌,或一杯甜酒', '画魂', '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

Advertisement for Changjiang Literature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itles such as '《长江文艺》原创第04期', '小说坊', '短篇小说', '散文'.

Advertisement for Changjiang Literature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itles such as '《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第04期', '自在说', '再发现', '好看台'.

Advertisement for China Writers Book Series, featuring the logo of Nanjing Far East Book Press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book series.